



刘元春：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意见领袖 | 刘元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这个论断和相应的目标设定具有坚实的逻辑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科学测算的产物。我们应当在各种理论和各种测算的基础上全面展现该论断的实证基础，以有利于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



一、未来五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按照“十四五”和中长期规划，我们要在 2035 年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GDP 总量和人均 GDP 要较

2020 年再翻一番，那么在 2020—2035 年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 4.83%，但从目前的潜在 GDP 增速测算来看，我们简单按照目前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和制度体系来运行中国经济，难以在 2035 年实现 GDP 增速翻番的目标。因为即使按照乐观的模式，未来潜在增速也仅为 4.26%（见表 1）。因此，必须全面进行战略再提升和制度再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通过全面强化科技、人才和创新的进步获得创新红利，通过第二次大改革获得改革红利，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来赢得第二轮的开放红利，从而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率。例如，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的测算，如果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于要素市场中各种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进行 75% 的改革，将使中国经济增速提高到 5.08%，如果改革力度达到 90%，则经济增速可以达到 6.84%（见图 1）。而这些改革不是简单在 2020—2035 年进行缓慢改革，而是要在未来 2~5 年全面展开，否则我们将失去大改革的窗口期，不仅不能在改革中扭转当前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和市场主体动力不足等核心问题，反而在改革拖延中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假借改革阻碍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出现。

表 1 2020—2035 年中国潜在增速测算

	谨慎情形	基准情形	乐观情形
2020—2025 年	4.67%	5.12%	5.64%
2026—2030 年	3.36%	3.99%	4.65%
2031—2035 年	1.52%	2.21%	2.81%
2020—2035 年	3.05%	3.64%	4.26%
2035 年/2020 年人均实际 GDP 水平	1.57	1.71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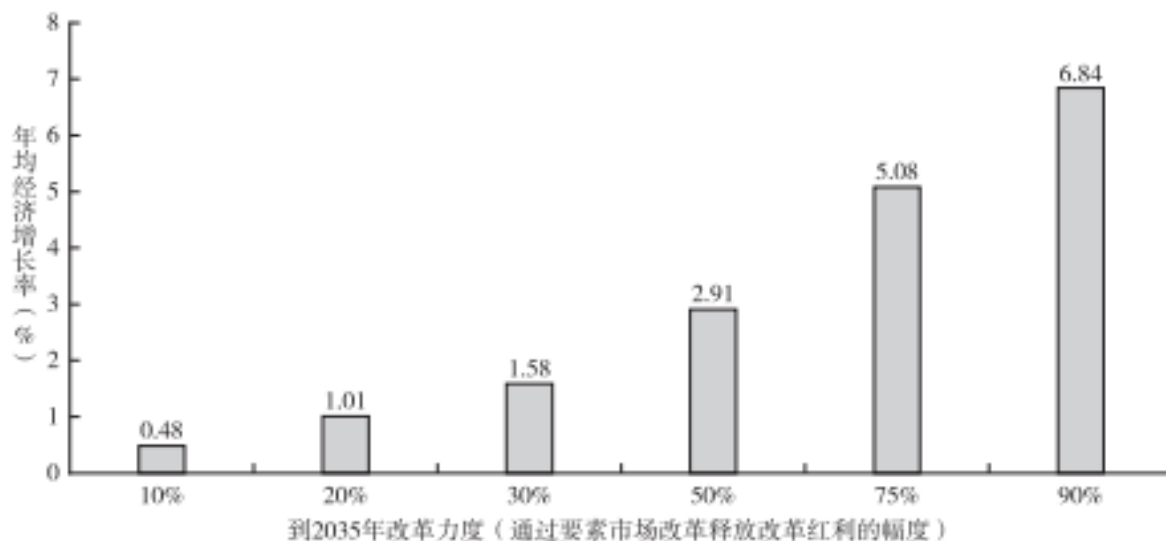


图1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所获得的改革红利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三年在新冠疫情、俄乌事件以及全球滞胀等因素的冲击下，2020—2022年这三年中国的平均增速仅为4.5%，比“十四五”期间的潜在增长速度低1.1个百分点，比2035年GDP翻番所要求的2020—2025年所需要的5.5%~6%的增速要差1到1.5个百分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2023—2027年这五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目前测算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必须从当前低迷状态快速恢复到潜在增速的常态化水平，并在常态化水平的基础上全面提升TFP的贡献度，使TFP提升1个百分点，达到美国TFP的60%左右的水平。

二、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551美元，而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在1.3万美元，我们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只差500美元左右。只要稳定地比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快零点几个百分点，就能够在 2025—2027 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预测，中国人均 GDP 将在 2025 年达到 14400 美元左右（见图 2），在 2027 年达到 15700 美元。预计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 门槛值每年大约增加 200 美金，到 2025 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将恰好在 1.4 万美元左右。因此，在 2025—2027 年，我们基本上能够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种跨越是大概率事件，但是从近三年来看，目前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是 4.5%，与我们原来预计的 5.5% 有很大差距。同时再考虑 2022 年人民币较美元平均贬值 8.8% 左右，我们较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根据宏观经济论坛（CMF）对于未来几年两种路径的测算，如果出现低增速路径，中国经济在 2027 年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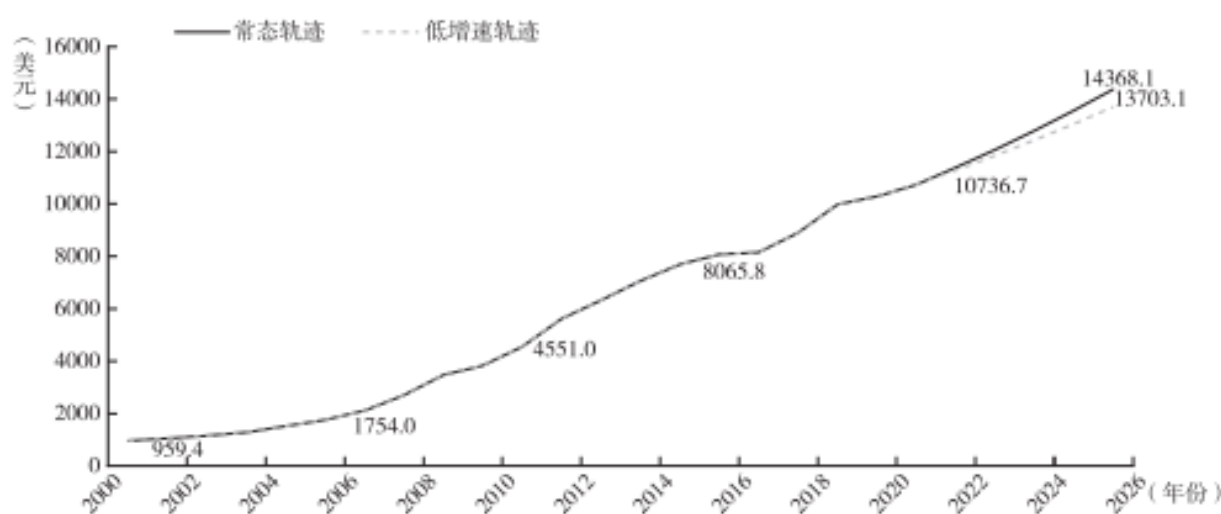


图 2 两种情形下的中国人均 GDP 增长路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

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为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为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为常态化。高水平经济体系的运转就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和起伏。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之间就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兴衰的交替。未来五年，我国的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对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需要我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大改革，同时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同步的调整，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全面延续和再上新台阶创造坚实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三、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中美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GDP的60%，中美大国冲突全面拉开帷幕。2019年我国GDP达到美国GDP的66.8%，2020年达到70%，2021年创历史新高达到76.1%。2015—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7个百分点，2019—2021年平均每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回落了近9个百分点，仅为68.3%。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速度从2021年的8.4%回落到2022年的3.0%左右。美国2022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在2%左右，名义增长速度达到9.0%左右；而中国实际增长速度为3.0%左右，名义增长速度在5.5%左右。因此，2022年美国名义GDP增速超过

中国 3 个百分点，再加上截至目前人民币贬值了 8.8% 左右，导致中国占美国 GDP 的比重回落。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会是一马平川，中美 GDP 的总量也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而是会有曲折的。预计 2023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会达到 5.5% 左右，而美国 GDP 增长速度在 0.7%~0.8% 的水平。按照这样一种预测，不考虑汇率因素，2023 年中国占美国 GDP 比重会回升到 73%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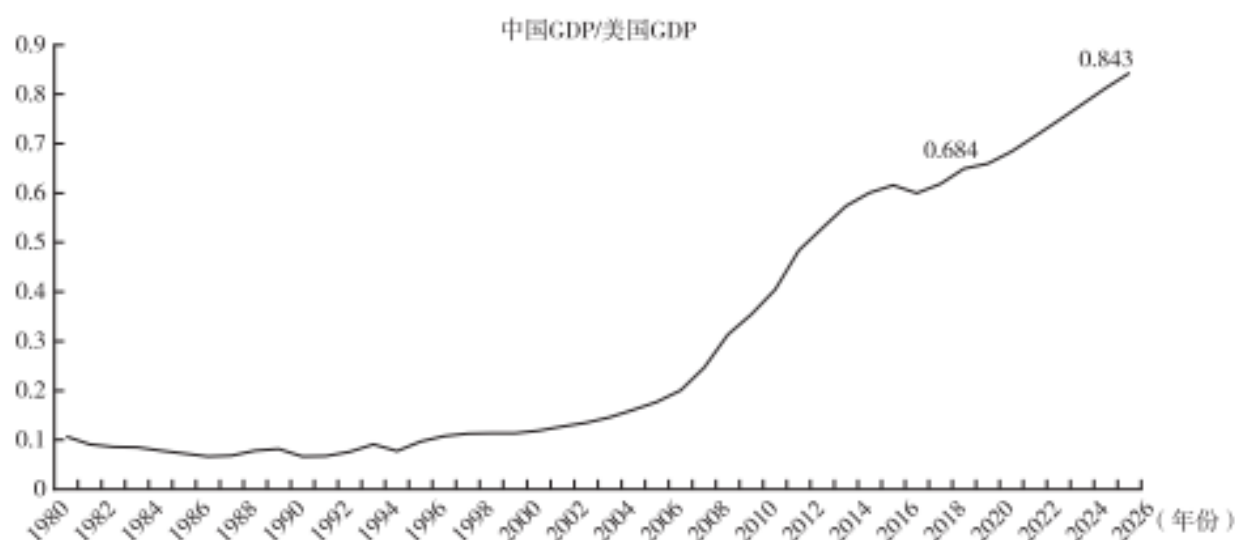


图 3 中美 GDP 之比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径

在大国博弈中，新兴崛起大国占守成大国 GDP 之比在 60% 和 85% 是两条分界线，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新兴大国的关键点。一旦新兴崛起大国的 GDP 超过守成大国的 85% 以上，就意味着从不对称的博弈转换成对称博弈，迫使守成大国必须全面改变传统的单边霸凌模式，向共存模式转变。这个阶段也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擦枪走火的高发期，危险重重。因此，2022—2027 年这五年，中国占美国 GDP 比重从 70% 左右上升到 85% 左

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几年我们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打压，就会在 2027 年、2028 年前后全面迫使美国调整战略。2022 年 10 月公布的《2022 年美国国防战略》以及美国智库对于中美经济形势的评估中提到，按现行汇价测算，中国 GDP 总量可能在 2028—2033 年超越美国。因此，未来十年是中美博弈的关键期，既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更是中国突破美国战略遏制和围堵的关键期。如何驾驭中国经济，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发展，在 2023—2027 年显得尤为重要。2023 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四、未来五年是突破“李约瑟之谜”，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

国家在 2002 年就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2009 年国务院就召开了三次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座谈会，2012 年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因此，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并非从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后才开始的，而是从 21 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 20 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的周期。未来几年，将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283

